

# 甲子学者 治学谈

上编：论文

从音系研究看语言的共性与任意性 / 陈木正

韵律语法与形体语法的关联及其词源所及 / 冯胜利

对外汉语教学法反思考 / 何爱梅

北京话儿化韵调及其功能——兼论语气词“啊”“呢”的性质 / 侯一兵

从类例分析看语法理论的发展 / 蔡正

“以……为义”格式之“了” / 冯志莲 / 李树文

论汉语新美的实践 / 李亚非

语盲技术对汉语生活及社会发展之影响 / 李宇新

变体分析、提升语法、词汇删节及其他

——与语体转换相关的句法句理理论及在汉语句法研究中的应用 / 林一明

语言习得与第二语言学习 / 语言能力及其研究 / 李理

语言第二语言——语言类型转变及其条件 / 徐丹

汉学研究的长期价值及相关理论认识 / 郭晓音

教学语法研究的高举与回落 / 冯小波

主 编：冯胜利 李亚非 沈 阳

执行主编：沈 阳

下编：随笔

我的人生经历 / 陈木正

论及人生 / 冯胜利

金陵绝笔：林庚傅斯年墓碑 / 刘守珍

在清华的岁月 / 蔡正

一部“二部”的自传 / 冯 子

人生逢甲子：三个二十年的学列文

我的读书经历 / 李亚非

学之缘——与在甲子之年 / 李树刚

我的甲子——六十年人生回顾 / 沈 阳

向学 / 陈丹 / 转引 / 甲子 / 郭晓音

时不我待 / 徐 丹

六十种笔 / 郭晓音

半世耕耘 / 冯小波 / 郭晓音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目 录

## 上 编：论 文

- 3 从音系研究看语言的共性与任意性 / 端木三
- 28 韵律语法与语体语法的机制及其之间的相关原理 / 冯胜利
- 59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再思考 / 何宝璋
- 81 北京话甚低语调及其功能——兼论语气词“啊”“吧”的性质 / 贺 阳
- 95 从实例分析看音系学理论的发展 / 蒋 平
- 119 “以……名义”格式之“名”“实”考辨 / 李向农
- 132 论句法研究的实证科学性 / 李亚非
- 168 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 李宇明
- 187 变换移位、提升并入、拷贝删除及其他——与结构变换相关的句法分析理论  
    及在汉语句法研究中的应用 / 沈 阳
- 208 语言调节与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能力发展研究 / 王建勤
- 230 甘青语言区域——语言类型转变及语言替换 / 徐 丹
- 252 汉语侗台语接触类型及相关理论探讨 / 曾晓渝
- 275 教学语法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周小兵

## 下 编：随 笔

- 305 我的人生经历 / 端木三
- 320 学术人生 / 冯胜利
- 336 金陵随笔：跌跌撞撞到耳顺 / 何宝璋
- 340 往事的回想 / 贺 阳
- 344 一路拾“肥”到耳顺 / 蒋 平
- 350 人生逢甲子，三个二十年 / 李向农
- 357 我的读书经历 / 李亚非
- 361 书之缘——写在甲子之年 / 李宇明
- 372 一直在路上——六十年人生风景一瞥 / 沈 阳
- 385 向学三十年，转瞬一甲子 / 王建勤
- 389 时不我待 / 徐 丹
- 392 六十随笔 / 曾晓渝
- 396 半世耕耘且做零 / 周小兵
- 412 后 记 / 沈 阳

# 韵律语法与语体语法的机制及其之间的相关原理\*

冯胜利

**提要** 本文从理论上探讨韵律语法与语体语法之间的相关性。文章首先讨论韵律语法中“韵律删除(P-Filter)”与“韵律激活(P-Activator)”两大核心操作的程序及其理论意义,其次探讨语体语法“二元对立”“三维分体”“四度定位”的机制及其所构体系的“交际原理”。文章指出:无论“韵律语法”还是“语体语法”,尽管其研究对象不同(前者是轻重等韵律规则制约的句法,后者是正俗等语体规则控制的句法),但其机制与原理均有相关甚至相同之处。要言之,体系的“派生性(derivability)”与现象的“发现力(discoverability)”,既可以看作两种语法体系共同点,又可看作“体系”所以成“体”有“系”的基础。

**关键词** 韵律语法 语体语法 韵律删除 韵律激活 韵律层级  
派生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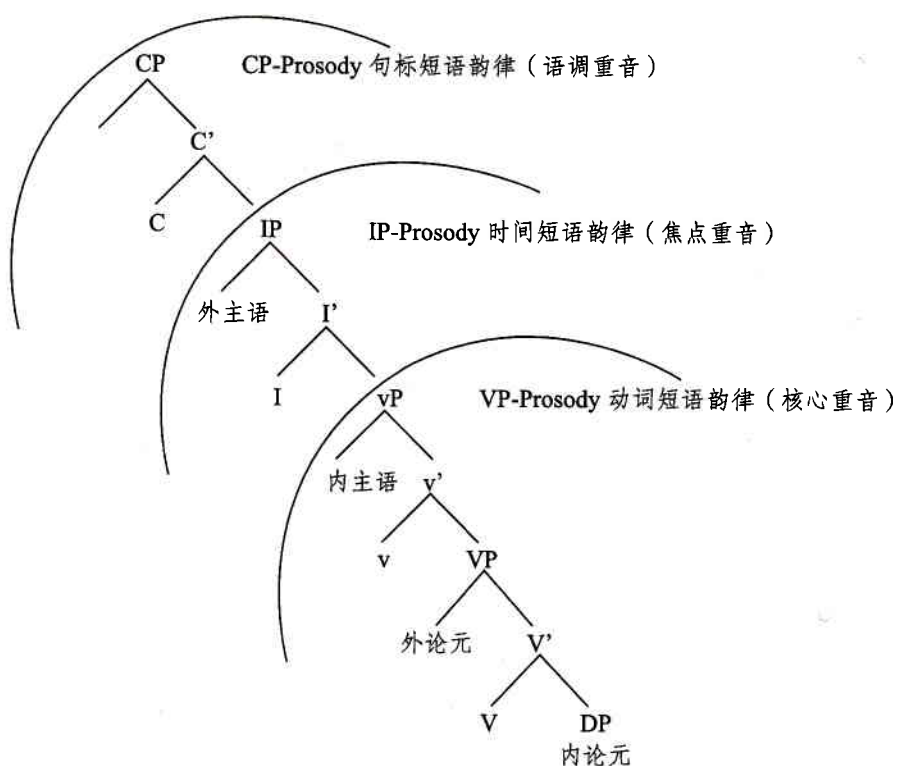
\* 本文曾在“2015年南京大学语言学高峰论坛”(2015年6月15日—16日)上宣读,得到与会者的指教,谨表谢意。本项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支持(“语体用语研究”,项目号:14JJD740003),特此鸣谢。

## 一、韵律句法与韵律层级

韵律句法学是一个新兴学科。从韵律制约句法观念的提出 (Zec and Inkelas, 1990; Feng, 1991) 到韵律句法学理论的建立, 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今天我们又看到该学科的新发展: 一是韵律语法层级范畴的提出, 即动词短语韵律 (VP-Prosody)、时间短语韵律 (IP-Prosody) 与句标短语韵律 (CP-Prosody); 二是韵律制约句法两个模式的提出, 即韵律删除 (P-Filter) 与韵律激活 (P-Activator)。

韵律语法层级范畴如图所示:

(1) 韵律句法的层级结构:



这个树形结构的最底层是 VP (或 vP) 里面的核心重音 (nuclear stress, 简称 NS)。中间层是时间短语韵律, 属于焦点重音的范畴, 其中包括对比重音、强调重音和信息重音。人类语言的重音不仅有 VP 层的核心重音, 有 IP 层的焦点重音, 同时还有整个句子的 CP 层的语调重音 (或曰句标短语韵律 CP-Prosody)。现在的韵律语法比起 20 年来的 VP 韵律 (核心重音) 要丰富得多, 尽管如此, VP 核心重音仍然是基础 (冯胜利, 2013b)。下面逐一介绍三个范畴里面的韵律系统和机制。

### 1.1 动词短语韵律结构

首先看核心重音。经过长期的比较研究和实验, 我们总结出如下不同类型的核心重音指派法, 汉语的核心重音是其中的一个类型。

#### (2) 核心重音的类型:

##### a. Nuclear Stress Rule 核心重音规则 (Chomsky and Halle, 1968/1991)

Stress is assigned to the rightmost stressable vowel in a major constituent.

重音指派到主要成分最右边的可承重元音之上。

##### b. Nuclear Stress Rule 核心重音规则 (Lieberman and Prince, 1977)

任一对姊妹结点  $[N_1 N_2]$ , 若  $[N_1 N_2]P$  中 P 为短语, 那么  $N_2$  较重。

##### c. Depth Stress Principle 深重原则 (Cinque, 1993: 287)

结构内嵌最深 (most embedded) 的成分得到重音。

##### d. NSR in Chinese 汉语核心重音 (Feng, 1995: 48)

The  $[s]$  feature must be assigned to the last element of an elementary tree.

“ $[s]$ ”特征必须指派给基于树形结构的最后成分。

##### e. Selectionally-based NSR 选择原则 (Zubizarreta, 199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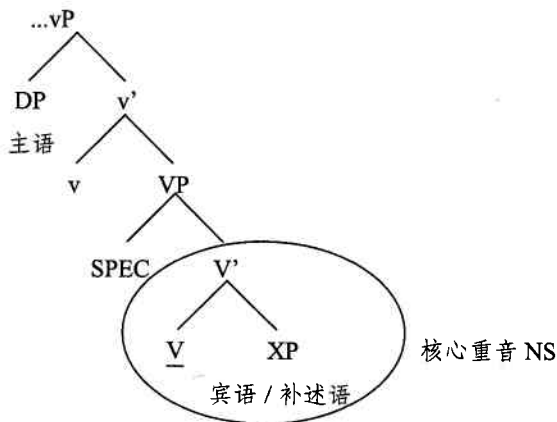
给定两个姊妹结点  $C_i$  和  $C_j$ , 若  $C_i$  和  $C_j$  为选择次序 (selectionally ordered), 那么较低的一个则较凸显 (the one lower in the selectional ordering is more prominent)。

##### f. Government-based NSR 管约式核心重音 (Feng, 1995; 冯胜利, 2013a)

给定两个姊妹结点  $C_i$  和  $C_j$ , 若  $C_i$  和  $C_j$  为选择次序 (selectionally ordered), 且彼此管辖 (mutually govern), 那么  $C_j$  则较凸显 (the selected  $C_j$  is more prominent)。

所谓“管约式核心重音”就是指动词直接支配的成分得到重音，用树形图表示，即：

(3) 动词短语韵律结构：



核心重音是韵律句法两种“结构锁定”的结果：动词一经决定，重音位置便不能改。核心重音是陈述句类型（或广域焦点类型）的重音格式。核心重音的规律如何限定句法呢？过去二十余年来的研究揭示出大量这方面的现象。首先是韵律删除现象的发现。如：

- (4) a. VO+FP                      \* 小王看见三个人三次。  
    比较：                          小王看见他三次。
- b. VO+NP                       \* 小王给了三个人五本书。<sup>①</sup>  
    比较：                          小王给了他五本书。
- c. VO+PP                       \* 挂衣服在墙上  
    比较：                          挂在了墙上、把衣服挂在了墙上
- d. VO +NP                       \* 收徒弟北师大  
    比较：                          在北师大收徒弟、收徒北师大
- e. VRR+NP                      \* 打牢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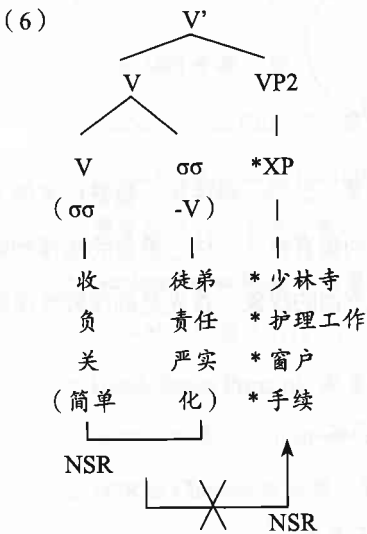
<sup>①</sup> 陈平（1987：81-92）曾指出：双宾语结构中的近宾语具有“由定指格式的名词性成分充当的强烈倾向”，而远宾语具有“由不定指格式的名词性成分充当的强烈倾向”。可供参考。

- 比较： 打牢基础、把基础打牢固
- f. VRR+PP \*摆公平到彼此满意的程度
- g. V+PP+O \*放那儿了一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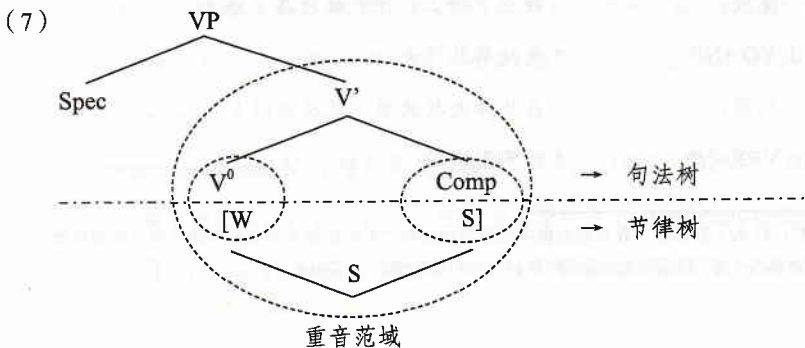
如果从句型上看，我们发现：

- (5) a. 把字句 \*把工厂关 把工厂关闭
- b. 被字句 \*经常被老师批 经常被老师批评（比较：经常被批）

用形式句法的树形结构可以简单地表示为：



核心重音具有韵律上推拉句法成分的作用，著名的核心重音的“离合力”就是一例。请看黄梅（2008：80）的图示：





没有核心重音不可能有“离合力”，而离合力概念重要性表现在它的语法功能上，亦即：

- (8) i. 如果动词 ( $V^0$ ) 节点带有补述语，那么它所俯瞰分支节点就可以被压成一个韵律词——轻位可贴附异体而合一。
- ii. 如果动词 ( $V^0$ ) 节点没有补述语，那么核心重音可以把它拆成短语——重位者可脱离母体而独立。(幽默、体操)

有了上面的“压”“拆”两点，离合力的韵律效应就可以定义为：

- (9) 动词修饰语和动词的补述语，都会因其位置的不同而受到核心重音离合力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在传统的句法分析里我们只看到离合的现象，而没有离合动力的来源。事实上，没有来源的现象不仅是无本之木，而且很快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而枯竭。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动力源，现象会越来越来少、越来越局限。反之，有了韵律的动源，新现象的发掘将会层出不穷。譬如“嵌偶词”就是最新发现的语言单位的“新类型”。试举“遍”为例（其使用和分布的语法属性）：

- (10) 不合法：\*遍查找、\*遍访问、\*遍吃喝、\*普遍查、\*普遍问、\*普遍喝  
合 法：遍查、遍访、遍吃

我们原来只知道“遍”是黏着语素，因为它不能单说：\*我想遍访问北京市的语言学家——不合法。然而，殊不知不能单说（韵律上的限制）不等于不能单用（句法上的允准）。于是我们发现了一个语法上的词语新类型——嵌偶词，即“韵律黏着、句法自由”的语言单位。根据我们的理论，这是核心重音作用的结果，然而事实还不仅如此，进一步发现告诉我们：没有宾语的出现，嵌偶副词也不会产生。

- (11) 结果：遍 V + [Object] (“遍 V”之后几乎没有不带宾语者)



嵌偶副词（如“遍”）以动词宾语的出现为前提的事实，显然是核心重音的作用。核心重音不仅删除而且创造（或激活）历史上从未用过的句法运作。如现代汉语里面的 P-Incorporation（介词并入）就是韵律促发的句法运作。请看：

(12) a. \*张三把它放在了桌子上。

a'. 张三把它放在了桌子上。

b. \*张三放了那些书在桌子上。

b'.\*张三把那些书放在了桌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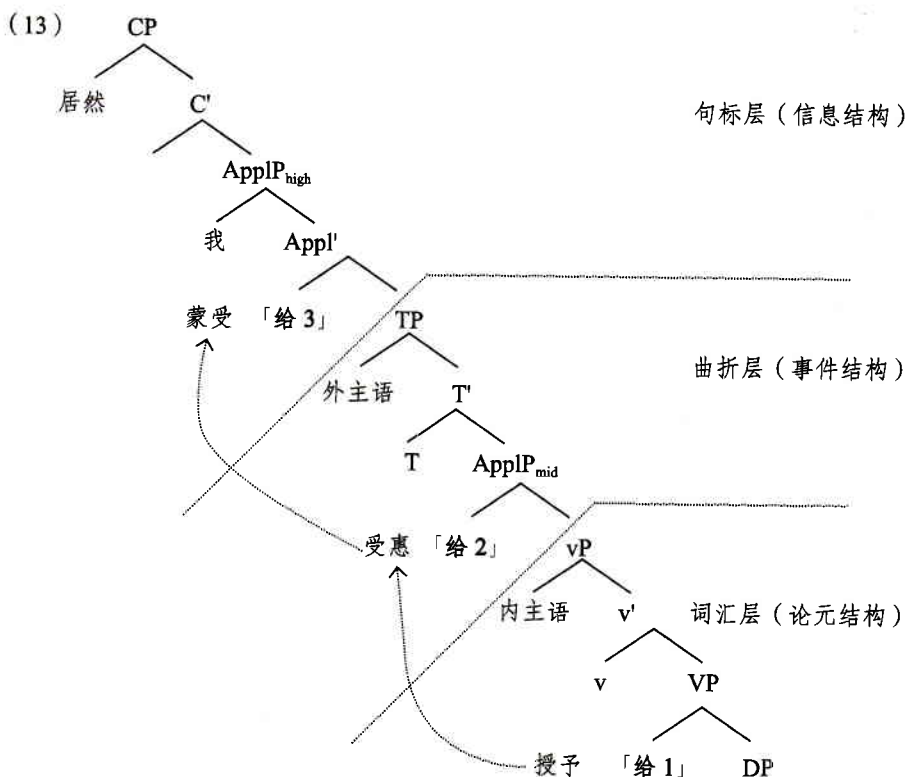
b''. 张三把那些书放在了桌子上。

上面句子里的“了”只能出现在“放在”之后才合法，说明“在”和“放”组合成了一个复杂动词，然后再和“了”组合。这种介词和前面动词的组合在形式句法学里面叫作“介词并入”；而其所以必须并入的原因，是韵律。因为第一，不并入介词的宾语就得不到重音；第二，句法上不并入也合法。就是说，句法没有必须如此的原因，而韵律上不如此就不合法，于是就促发了这种句法运作。

核心重音不仅创造了现代汉语原来没有的句法运作，而且还可以创造人类语言未曾用过的句法运作。如上面说的“韵律黏着、句法自由”的嵌偶词，就是一例。如果说韵律语法有它的贡献，那么由它造成的人类语言从来没有发现过的语言现象（嵌偶词），恐怕不能不说是它对人类语言所以如此的一个最重要贡献吧。

## 1.2 时间短语韵律结构

如果说 VP 里面的核心重音可以决定句法而无视局部焦点的话，那么 IP 里面的重音则是句法和焦点信息决定的产物。最明显的就是不同的句法位置有不同的读音（重音）形式。先看下面的结构（蔡维天，2013）：



这里三个“给”，亦即“授予”“受惠”和“蒙受”三种意义上的“给”，譬如：

(14) 问：那本书呢？

答：张三给 [gei] 李四了。

张三给 [gəi] 李四还图书馆了。

张三给 [gə] 弄丢了。

注意：这三个“给”不仅语法性质不一样，其发音也不同。它们除了主要元音的央化（轻化）有程度的不同外，声调的表现也不同：动词性授予义的“给”一般带全调，介词的“给”则是半三声，而蒙受义轻动词的“给”则几乎是轻声，没有调了。这种元音和声调的轻重，是由它们不同的句法性质决定的。这是 IP-Prosody 的韵律性质：韵律标记句法和词法。下面的例子更能说明这个属性：

(15) 他怎么去北京?怎么他去北京了?

疑问词“怎么”如果在 VP 内（在主语后面）则重读，问的是方式，如果在 IP 前面（主语前面）则轻读，问的是原因。不同的句法位置有不同的重音的形式，这是 IP 韵律的一大特点；焦点重音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以促发句法的移位，这是 IP 韵律的另一大特点。譬如：

(16) a. 我想用这把刀切。b. 他想切这把刀。c. 他想用这把刀切三次。

d. \* 他想切这把刀三次。

(16a) 可以通过核心词移位转换成 (16b) (“切”移入无音形式“用”的位置，或“切”上移后剔除有音的“用”)，因为焦点是“这把刀”(因此重读)。然而同样的运作不能发生在 (16c) 和 (16d) 之间，因为那里的焦点是“三次”。

总之，IP-Prosody 的特点是焦点对应重音、重音标记句法。西方学者所说的“P-Movement”(Zubizarreta, 1998) 实际都是焦点重音促发的句法移位。这个层面的韵律语法和 VP 层面的韵律语法有着本质上的不同：IP 韵律里的重音只标记句法，调整句法，而不能删除句法。

## 1.3 句标短语韵律结构

CP 句标短语韵律是近年来刚刚提到韵律语法日程上来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促动韵律语法研究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发现人类语言中“语调”和“句末语气词”的同源性。我们知道，句子成立的韵律条件是语调：无论是单词句还是复杂句，加上语调才是句子。语调多种多样，我们熟悉的有：

(17) a. 陈述语气：他知道。

句末语调下降

b. 疑问语气：他知道吗？

句末语调上升 (He is a student?)

c. 怀疑语气：他知道？

句末语调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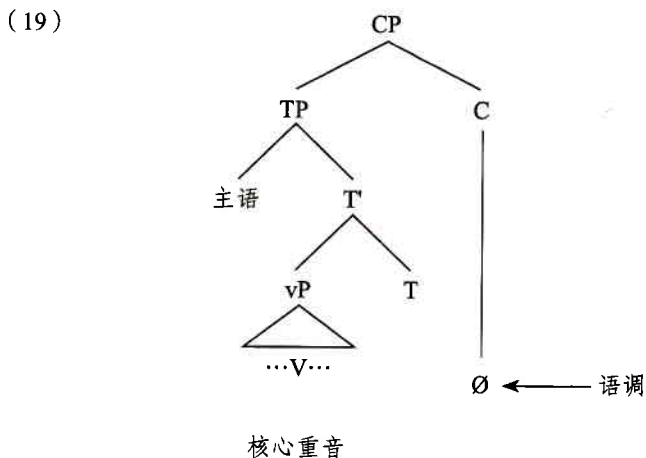
- d. 肯定语气：他知道。 句末语调下降
- e. 警示语气：你再哭，我走了啊。 句末语气调曲折上下

北京话的警示语气词“啊”有自己独特的语调。英文没有句末语气词，但是有类似的语调，如：

- (18) {Don't cry, or I am leaving}  
 {Don't cry, I am leaving}

——Cornelius Kubler by Personal Communication

无论哪种语言的语调，其句法结构都是这样的：



我们从上图可以看出，语调和重音分属不同的系统，它们各自有不同的调阈。<sup>①</sup> 尽管如此，重音仍然是语调表现语气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重音和语调一般认为是通过“音高、音强、音长”这三种基本语音手段来实现的，但因语言自身音系的机制不同而有所偏重。汉语的重音主要靠音长（停延也是时长的一种），语调主要靠音高

<sup>①</sup> 如上文(1)所示，不同的句法层级有不同的重音规则。由此可以直接推演的结果是不同的句法层级也可构成不同的调阈：DP 里面有词调（声调）、IP 里面有语法调（词缀为功能成分）、CP 里面是语调。事实上，藏语里面的调阈分布正是如此，不过名称不同而已：区别词汇意义的叫字调，区别语法意义的叫词调，出现在句子末一节节奏单位的重读音节上区别整个句子语气意义的，叫语调（还有分歧，参见瞿霭堂，2013）。

(劲松, 1992)。语调最复杂, 它和重音密不可分, 因此研究语调也是理解汉语重音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劲松(1992)、沈炯(1992)、曹文(2007)等的研究, 北京话表达语气的韵律手段主要是“音高”和“音长”, 前者表现为语调, 后者表现为重音。因此语气语调和语气重音在上面的三种基本语音手段上, 彼此交织, 相互作用。不仅如此, 它们在实现的时候还要和语言中的小波浪(字调、词汇和逻辑重音)相互作用。就是说, 大波浪(语调)和小波浪之间此起彼伏的机制、运作和结果, 构成了解汉语(尤其是北京话)重音系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上面说过, 最近 CP 韵律领域的研究有了一个新的突破: 语调和句末语气词实际是一张纸的两个面。我在 2015 年的文章里把这种对应属性定义为:<sup>①</sup>

**CP-Prosody 句标短语韵律: 语调 = 句末语气词 (冯胜利, 2015a)**

语言的音高特征要么主要实现为声调, 要么主要实现为语调; 因此, 在复杂声调系统的语言中, 语调则趋变为句末语气词。<sup>②</sup>

因为“语调”与“声调”都是 *fundamental frequency, i.e., F0*, 当语调受到语言其他系统使用的 *F0* 的影响后, 就会趋变于句末语气词。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20) Oh, man! 人啊!

Oh, God! 天啊!

英文感叹可以说: “Oh, man!” 汉语不能说: “哎, 人!” 为表达这种语气, 汉语的语调要用“啊”来协助, 说成“哎, 人啊(=人呐)”——汉语的语气词就是语调的“音段化”(参见 Li, 2000)。所以如此, 就是因为汉语有声调(当然有人持反对意见,

<sup>①</sup> 以前有关语调和句末语气词的研究也有人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 如赵元任(1929)及冯胜利(2015a)中的引文, 但没有指出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实际是一个现象的不同变体(亦即: 句末语气词是语调的变体), 当然也没有从语音基频的角度认识其本质属性, 更没有严格的定义(见下条注解)。正因为如此, 以往的研究只是观察和归纳而没有理论和推演, 以及证明和证伪。



<sup>②</sup> 为避免误解和歧义, 这里给出英文的定义: *The Fundamental Frequency F0 (pitch) is used either for tonemic or intonationemic purpose and thus within a rich tonal system, the intonationeme will be alternated into sentential final particles.*

参见《语言学论丛》2016年第2辑)。事实上，下面这个例证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首先，林培瑞发现（冯胜利，2015a）：

(21) The word GOOD in “I’m good” is pronounced in “first tone plus second tone”, they mean “yes”. When “good” is pronounced in two fourth tones, it means “no”.

——Link, Personal Communication

就是说：



(22) Good  = 好哇！ （表示接受）  
 Good  = 我好了。 （表示拒绝）

不难看出英文的“语调”在汉语里是由“句末语气词”来完成的。如果是这样，“上古汉语没有声调也没有语气词”（如西周文献《尚书·西伯戡黎》中的“我生不有命在天？”到了汉代文献《史记·殷本纪》中就说成了“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汉语方言中声调越多句末语气词就越多”、“人类语言有声调的语言不存在没有句末语气词”等一系列表面毫不相干实则相互关联的现象，均是这里假设的必然结果且信而有征。

不仅如此，如果（句末）语气词和语调是一张纸的两个面，那么汉语句子的韵律结构就当呈现出不同类型的重音和不同语调之间的交错与重叠。譬如：

(23) 他没来。 （陈述语调、核心重音）  
 他没来？ （疑问语调）  
 他没来。 （对比重音，不是别人）  
 他没来？ （对比重音+疑问语调）

Chao (1933) 谈到字调和语调的冲突时说：

(24) (你说) 这个坏？ 这个好！ 这里的第一个分句也用上升的语调，第二个分句用下降的语调，但是降和升不是叠加在最后一个音节上的，而是加在后面，加在低调读完以后，如：这个坏 ？ 这个好 ！ 这样我们看到有两种叠加现象，一类是并合叠加，一类是后续叠加……





(Do you say) this is bad? It is (decidedly) good! 这个坏? 这个好! This first clause will also have a rising intonation and the second a falling intonation in Chinese, but the fall and rise will not be added simultaneously to the last syllables, but will be joined on successively, after the word-tones are completed, thus: 这个坏↗? 这个好↘! Thus we see there are at least two types of tonal additions, simultaneous addition and successive addition, ……(Chao, 1933:24)

这里是字调上的语调叠加。事实上，复杂的情况还包括如赵元任（1922）所说的字调和重音的关系：

字调的形状也只能取平均的形状，因为特别说重的字，音高的上下极会很伸长，特别轻的时候会缩小。用图画的语言说，就是比方把平均曲线画在一个半松半紧的橡皮带上，把这带子上下一拉，这曲线的竖位标底变度就加大了；把这带子一放松，这曲线就缩扁了，竖位标底的变度就小了。

这里说的是强调重音和字调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强调重音的实现是“音高的上下极的伸长与缩小”（所谓“上下拉”），核心重音的实现是“音长的延伸与缩短”，字调本身的实现也靠音的高低和长短，于是语调的实现要在几层中/小波浪之上才能进行，如下图所示（间隔线表示语调、●表示焦点重音、—表示核心重音、箭头表示字调、x代表字）：

(25) 汉语音调四重波浪图：

语调重音		（一个句子有一个语调）
焦点重音		（一个句子有一个焦点重音）
核心重音		（一个句子有一个核心重音）
声调		（一个句子有多个不同字调）

最底层的是声调（字调），第二层是核心重音（VP-Prosody），第三层是焦点重音（IP-Prosody），最上面的才是语调。曹文（2007）说：

通常情况下，汉语语调需要“照顾”字调，字调虽受语调的影响，但还



能保持声调的区别性；比如“我姓叶，你姓王。”(赵元任，1929)，比如“去重庆？去重庆。”(林茂灿，2006)，等等。这种情况较为常见，研究者们也提得较多(Kratochvil, 1968: 35-47; 吴宗济, 1982; 沈炯, 1985; Garding, 1987; 胡明扬, 1987: 154-155, 曹剑芬, 2002; 林茂灿, 2006)。然而有时候，在语调的大浪下，字调的小浪也会被完全吞没，失去“自我”；比如“好(耗)家货!”(赵元任, 1929)，比如“向右看齐!”(路继伦, 2006)，等等。这种情况多出现在一些感叹句、命令句中。

这仅仅是两层波浪之间作用的结果。本文的理论告诉我们，汉语的音调实际是在大、中、小四层波浪中实现和运作的（既有相对独立，也有交叉、覆盖和叠加）。当然把这四层波浪全部综合起来做统一的考虑，这还是第一次。请看下面的例子：

- (26) a. 问：怎么回事？（疑问语调）  
 b. 答：张三打碎了一个杯子。（核心重音）  
 c. 问：张三打碎了一个杯子？（疑问语调）  
 d. 答：不是，张三打碎了两个杯子。（更正性强调重音）  
 e. 问答：什么？两个杯子？（反话语调）三个诶！（更正性前调重音+语调）

我们知道，通常一个句子一个核心重音，一个句子一个强调重音，一个句子一个语调。问题是：一种重音出现的时候，其他类型的重音或语调还存在与否，受不受影响？如果存在，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如果受影响，受多大程度的影响。显然，上面不同类型的重音和语调在多大程度上受字调的影响？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是在“语气词是语调变体（Intonation=SFP）”这一结论下所促发出来的最前沿的韵律语法的问题（冯胜利，2013b、2015a）。

## 二、语体语法和“形式—功能对应律”

语体语法也是一个新兴学科。从语体的机制和体系的提出（冯胜利，2010a），到

风、雅、颂的古今语体一概三分的论证，至今仅有五六年的时间。下面先介绍语体语法的理论体系，然后比较韵律语法，看它们之间的相关的机制与原理。

## 2.1 语体机制的原理

首先，语体是根据人们交际的基本属性来定义的，它是一种语言的功能，是人们用语言来确定和调节在场“说/听者”之间关系的一种语言功能。语言的功能多种多样，只有确定和调节发话和听话者之间关系的那种语言的功能，才是我们这里说的语言的语体功能。说话和谈话者之间的关系也多种多样；语体的调距功能所侧重的只是语言调节说者和听者之间高低远近“距离”的功能。这里的交际距离如果从人类社会活动的角度看，就表现为“正式与非正式”“庄典与通俗”两大对立的范畴（冯胜利，2010a）。决定交际时距离的高下、远近，或者说决定交际时关系是正式还是随意，是庄重典雅还是通俗随便，要看以下四点基本要素的具体情况，亦即：谈话内容、场合、对象、态度。这样看来，语言就其本性而言，自身就具有交际上的“体”的功能。那么，“体”怎么会成为“法”的呢？换言之，语体是修辞还是语法呢？这个问题搞不清楚，语体理论就建立不起来。事实上，正是语体语法的理论思考，才帮助我们发现了下面的现象：

(27) a. \* 昨天他写和唱了一首歌。

b. 昨天他创作和演唱了一首歌曲。

“写”和“唱”并列成句，在汉语的句法上是非法的；然而意义相近的“创作”和“演唱”则可并列成句而不违法。没有语体语法以前，人们很少注意这种合法度的对立。然而，它们的存在不但证明了语体的语法属性，而且还揭示了更多的同类现象。

我们知道，(27a)是非正式的口语说法，而(27b)则是正式场合的正式体。这里最令人关注的是：语体不同则语法亦异。“语体语法”说的就是“和语体对应的语法格式”。换言之，不同的语体使用不同的语法。<sup>①</sup>反之亦然，不同的语法或结构具

<sup>①</sup> 这当然不是说没有混合体，见下文。

有不同的语体性质和功能——这是人类语言的属性之一。

就(27)中的例子而言,上面正反两个命题都是必然的,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单音节动词组成的[V&V]不合法,而双音节动词组成的[VV&VV]就合法的事实。显然,如果双音节动词的组合不是口语而是正式体的表达,那么单双二者彼此语法的不同,便有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如此看来,语体功能和语法结构必然具有某种对应性,否则结构和功能就成了任意的组合而没有规律而言。倘若没有对应的规律,不仅上面“语体不同则语法亦异”的命题不能成立,而且语体研究也因之而成了偶然现象的分类,不可能成为语体之“学”。原因很简单,没有必然规律的现象不能成“学”。如此而言,语体语法的理论基础就在于形式和功能的对应律。形式和功能之间有必然的规律可言吗?这是语体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 2.2 形式与功能的自然属性

乔姆斯基说人的语言能力是人的先天生理决定的,因此形式句法的组织方式和原理是人的大脑生物结构的反应,是与生俱来的。那么形式的功能呢?功能也具有生理或生物的先天性吗?先看下面一组事实:

(28) 噱里啪啦、吊儿郎当 [3124] 式轻重格 = 随便的风格

尼加拉瓜、郑重其事 [1324] 式轻重格 = 正式的语体

[3124]式的节律上下落差很大,我们叫作“悬差律”(冯胜利,2010b)。这种悬差律绝不适用于正式场合。而[1324]是古典成语的四字格节律,一般不在俗常口语里使用。换言之,悬差律有其特定的口语功能,而四字格也有其固有的庄典本性。于是我们不禁会问:难道形式的功能也有先天的“本性”吗?这首先要看是什么功能。形式的功能可以多种多样,而这里我们所说的“功能”指的是形式的“语体功能”。什么是语体功能呢?语体功能是指人们在说话时,根据交际对象、场合、内容以及听说者态度所选取的、决定交际关系(亲疏、远近或[±正式]/[±庄典])的语言形式的表意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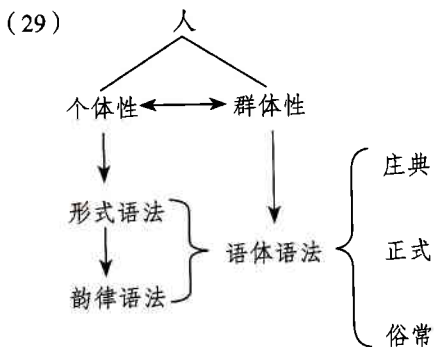
为什么“对象、场合、内容、态度”这四要素决定着语言形式的选择呢?拉波夫

在2012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和语言学系联合召开的“拉波夫、王士元对话会”上，阐释人的社会本能时，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我想人是社会的动物，是我们称作社会智能的交际动物。我们（人类）所承传下来的是和（动物所有的）物体智力相当不同的社会智能，它是语言用为概念计算的基础。语言是为我们生物遗传上多种不同取向的基因服务的。

人是社会的动物，是交际的产物；人的社会属性不是后天的，而是人类基因的遗传。什么是社会？社会的定义非常复杂，但是其基本、必要的组成要素是“交际”。交际的基本行为就是要确定和调节彼此的关系（所谓远近高低）。人类调节彼此的关系要用语言，因此，什么样的关系（亲近、疏远、高贵、低下）选用什么样的言语方式和形式（声音形式、词汇形式、语法形式等）。于是，“对象、场合、内容、态度”这些构成关系的交际要素，就成了决定不同语言形式选择的基本参数。拉波夫说：人的社会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源于人类的生理基因。因此，从社会基因的角度上说，交际关系的调节是人类社会本能的反应。

如果乔姆斯基和拉波夫的理论都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据此将不同的语法体系概括为如下的关系：



上图所表达的是：如果“语法”指的是“说话的法则”（包括语音、韵律、构词、造句、语用和语体等），那么语法的“个体性”指的就是语法的生物结构性，而

其“群体性”则是语言社会性所赖以存在的基因和条件。前者是形式语法和韵律语法的属性（存在于每个人的大脑之中），后者是语体语法的本质（离开他人，则无法存在）。换言之，形式句法和韵律句法是建立在人的大脑生物结构之上的产物，而语体语法则是人的群体性社会基因的结果。句法是人类生物本能的表现，交际关系的调节是人类社会本能的表现。如果关系的调节（社会本能）需要以语言的形式（语法本能）为工具的话，那么形式本身与关系属性（远近亲疏）是否具有某种特定的、必然的联系呢？

我们知道，自索绪尔以来语言学上的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人类语言声音和意义的结合是任意的（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nds and meanings is arbitrary）”。这不足为奇：中文叫“天”，英文叫“sky”——不是偶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人类语言里同一个东西叫不同的名字。“音义偶然（或荀子的‘约定俗成’）”，颠扑不破。

然而，语言中的很多形式和它们的功能，如上文所见和下文所示，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都是偶然的。换言之，“音—义”虽偶然，“形—能”有必然——形式和功能之间确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语言的“形式和功能”都有必然联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普天之下莫非“任意”的音义结合论的笼罩之下，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哪怕十分有限的必然无疑的“形式—功能对应律”，那就不只突破了索绪尔“音义偶然”的樊篱而进入另一个人类认知的世界，而且也可因此开辟一大块可供耕种的“禁地”。问题是“形式—功能对应”这一命题是否真的是一块可耕之“地”（真的命题）。真否可以从两方面来检验：一是做化学实验——化验该地的土壤成分（用语言理论来检测），二是做生态考察——调查该地的生命现象（做语言实例的调查）。后一点当然比前一点更能说问题。请看：

- (30) 声音：发声细高 = 亲昵  
           发声低粗 = 悲痛  
       节律：悬差律 = 轻快  
           齐整律 = 典正

这是从声音的属性和结构上（元音、声调）来看它们“表意”或“象征”的功

能。显然，这里不但有对应性，而且其对应性（发声细高对应亲昵、悬差律对应轻快）是人类所共有的。譬如，悬差律在任何一种语言里都不能用在庄重、正式的场合。英文的打油诗（limerick）就是其例：

- (31) a. ws | wws | wws | w            There was /a young la/dy of Ni/ger  
       b. ws | wws | wws | w            Who smiled/ as she rode /on a ti/ger  
       c.        wws | wws |            they returned / from the ride  
       d.        wws | wws |            with the la/dy inside  
       e. wws | wws | wws | w            (And) the smile /on the face /of the ti/ger.

这种 /wws/（轻轻重）型节律固有一种内在的诙谐意味，正如 Laurence Perrine（1963：200）所说：“那些轻快诱人的节奏及其强调性韵脚，使得它只用于幽默和逗笑的场合……而不适用于表达严肃的内容。”<sup>①</sup> 日文也是如此。松浦友久（1995：92）说：“（五七五）这种不稳定的矛盾的节奏感，作为节奏本身，通常容易产生一种滑稽味道、谐谑味道。”譬如：

(32) 腰酸腿亦麻

他方客舍暂为家

正好看藤花（[日]松尾芭蕉）

回过头来看汉语，我们也发现如下范例：

(33) a. 看报 > 读报 > 阅读书报 > 书报阅读 > 书报的阅读

- b. 装电脑 修电脑 \*电脑装 \*电脑修 \*电脑的装 \*电脑的修  
       装电脑 修理电脑 \*脑组装 \*脑修理 \*脑的组装 \*脑的修理

这里的对立不只是句法合法化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口语和正式的对立。首先，这里单音节动词的动宾结构具有口语性，双音节动词的动宾结构具有正式性。这是汉语

<sup>①</sup> 原文是：The limerick form is used exclusively for humorous and nonsense verse, for which, with its swift catchy meter, its short lines and emphatic rimes, it is particularly suitable. ...The limerick form is apparently inappropriate for the serious treatment of serious material.

动词单双上的“形式—功能对应律”。不仅是动词本身，动词的组配也体现出形式—功能的对应性。请看：

- (34) a. [V NP]            讲故事            =具体性 动宾行动  
           [NP VV]            故事讲述        =概括性 动宾行为  
           [NP 的 VV]        故事的讲述     =抽象性 动作事件
- b. V            VV            […的 VV]  
    动作     >    行为     >    概念  
    act        acting      action

这里单音节动词的动宾结构具有具体性、事态性和非抽象性，双音节动词组配的动宾倒置则具有概括性、非事态性。倒置[宾的动]结构则更进一步，具有明显的抽象性。三者对比，前者是“动作”，中间是“行为”，最后则是“概念”。由此可见，形式和功能确实相互联系而非任意。

### 2.3 语体的“俗、典、正”与《诗经》的“风、雅、颂”

语体语法的研究在上述“形式功能对应律”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语体研究一直没有引起注意的两大范畴的对立：正式与庄严。这两大范畴的对立是语体语法理论的最大特征，它的提出不仅具有共时研究的意义，而且具有历时研究的意义。<sup>①</sup>

首先，“正式”这个范畴，古人已然有过明确的阐释。“正式”语体中，官方语体是其典型代表。《论语》有言曰：

- (35)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根据我们对古代语体的分析，雅言是古代语体的体制，是当时社会文化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语言礼教的一个制度和需要。《大戴礼记·保傅篇》论之极详：

- (36) 天子宴饗其学，左右之习反其师，答远方诸侯，不知文雅之辞，应群臣左右，不知已诺之正，简闻小诵，不传不习，凡此其属，少师之任也。……号呼歌

<sup>①</sup> 有关语体语法的历时意义，参见殷晓杰（2015）。

谣，声音不中律。宴乐雅诵，送乐序；不知日月之时节，不知先王之诤与大国之忌，不知风雨雷电之眚，凡此其属，太史之任也。

不难看出，古代的“语体”不仅是语言的客观存在，同时也是官方培训和教育的结果。

古人的“语言礼教”除了“尊敬”“严肃”的正式体以外，还有孔夫子所谓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敬远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庄典体”。请看：

(37) 不衰（远）不敬，不敬不严，不严不尊，不尊不共（恭），不共（恭）不礼。（马王堆帛书《五行》经文第十二章）

以其外心与人交，衰（远）也。衰（远）而[庄]之，敬也。敬而不解（懈），严也。严而威之，莫（尊）也。莫（尊）而不驕（骄），共（恭）也；共（恭）而博交，礼也。【说】……[严而威之，尊也，既严]之，有（又）从而畏忌之，则无间夫闲何繇（左下从言）（由）至于才（哉），是必尊矣。（马王堆帛书《五行》经文第十六章）

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在语体的庄典分类上有同样的记载。譬如：

(38)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诗·周颂·清庙》）

敬逆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周书·顾命》）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诗·大雅·桑柔》）

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仪礼·士虞礼》）

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耀杀戮。（《左传·昭公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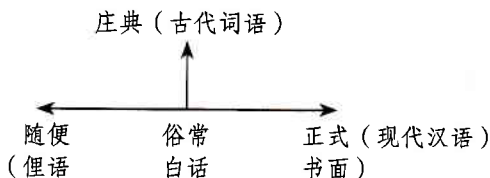
乐也者，始于惧，惧故崇。（《庄子·天运》）

这里敬忌天威的态度和语言，是典型的敬畏体，它不仅“始于惧”，重要的是“惧故崇”——崇敬出于敬惧的心理条件。

有了古代文献记录的见证，语体语法的三维分体论——俗、正、典 = 风、雅、颂 就可以得到史证而泰山不移。用图形表示，即：



(39)



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语体语法“二元对立、三维分体、四度定位”的系统。

具体言之，即：

(40) a. 二元对立：正式 ↔ 非正式、俗常 ↔ 庄典

b. 三维分体：正式 formal、非正式 informal、庄典 eleva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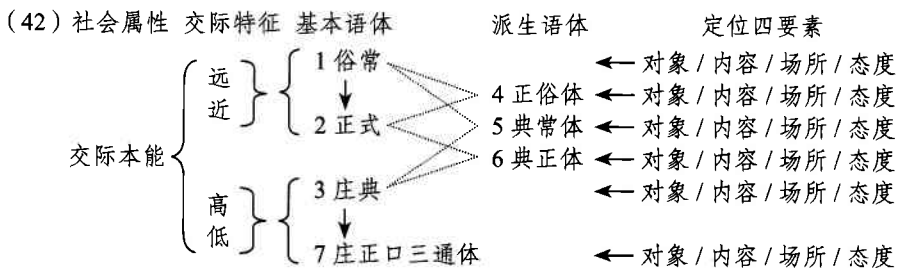
c. 四度定位：对象、场合、内容、态度

对任何一个表达来说，都可以根据上面不同的因素找到自己的语体位置：

(41)

	日常	正式	庄典
a. 对象 (人)	妈妈	国家领导	神、祖
b. 场合 (地)	厨房	人大大会堂	庙堂、国典
c. 内容 (事)	家常	政治法律	祈福、弭灾
d. 态度 (意)	亲密	严肃	敬畏

在这个系统里，我们尽可研究不同等级、不同程度的典型体、中介体甚至跨界语体的不同语体组配出来文体和文类。



下面分别举例说明上述初始体 (单体 / 典型体) 和派生体 (混合体) 各种类别的不同，以此展示该系统的具体表现 (冯胜利, 2012)。

(43) a. 单体俗常体 只用于口语而不用其他语体的形式, 如:

儿化词 理儿 = 道理、事儿 = 事情、今儿 = 今天 / 今日……

轻声词 盘儿 = 盘子、勺儿 = 勺子……

句型 [V/A 什么 V/A]: 美什么美、想什么想……

b. 单体正式体只用于正式体, 如: 进行 / 加以 + 双音节动词……

c. 单体庄重体只用于庄重体, 如: 之、所、其、者、何……

d. 正俗双兼体 (混合体) 口语、正式兼用者, 如: 思想、文明、政治……

e. 典常双兼体 (混合体) 口语、庄重兼用者, 如: [庄]婉拒、拒之门外, [口]被那个公司拒了……

f. 典正双兼体 (混合体) 庄重、正式兼用者, 如: 我校、该校、今日、明日、及……

g. 庄正口三通体 (混合体) 三体通用的形式者, 如: 国家、民主、自由……

语体语法理论的建立为我们提供了形式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接口, 它让我们看到形式里面有功能, 功能的底层是形式。其结果, 和乔姆斯基的假设有所不同, 在这个理论里个体的人赋有语言的生理机能, 群体的人也赋有群体语言的生理机能。人类语言的机能不仅有形式而且其功能有的跟形式长在一起, 分不开。换言之, 个体性语言机能在形式, 群体语言机能就是该形式的功能。就像形式原则 (principles) 的有限性一样, 形式和功能捆绑一起原形和原理也不是任意的。理论语言学的任务不仅要确定形式原则的数量和边界, 同时也要寻找和定义“形式功能”的数量和界域。<sup>①</sup>

### 三、韵律语法和语体语法共同性

如上所示, 韵律语法和语体语法两个新兴领域为我们认识人类语言提供了新的理

<sup>①</sup> 李宇明先生曾对作者说:“语体语法对传统语法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书面语是后天习得的, 而且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情况: 当代中国没有庄重体, 五四以后消灭了, 今天我们没有神灵了。现在汉语慢慢恢复了语体。”这无疑是对语体语法的重要推阐。

论视角和领域。探索二者之间的共通之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总结如何构建理论的经验。二者有无共同之处呢？下面是我初步的总结。

首先，二者都注重从发掘元始<sup>①</sup>现象的基本原理开始。就韵律语法的体系而言，自然音步的发现和定义奠定了整个韵律语法理论的元始基础；就语体语法的体系而言，交际距离的揭示和定义奠定了整个语体理论的元始基础。

其次，二者都注重充分归纳和穷极推演。就自然音步而言，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确定汉语的节律，更重要的是从它可以推演出“蜕化音步”“标准音步”和“大音步”的定理（如“单音不成步[单音节不能组成标准音步]”“三音节必然合成一个大音步”）。就“交际距离”而言，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确定语体的社会属性，更重要的是从它可以推演出“二元对立、三维分体、四度定位”的必然结果。

最后，二者都注重理论的可操作性和证伪性。譬如，就韵律语法的原理而言，如果施之于构词，如果历史上的三音节合成词先于双音节而出现，整个理论就会坍塌；施之于句法，如果VP里面没有单双音节对立的动宾合法性，那么G-NSR就不复存在；如果施之于诗歌制造，如果不是“没有三音节合成词就没有五言诗体”，那么自然音步的存在就成了问题。不仅如此，就语体语法的原理而言，施之于白话文运动，如果没有新兴正式体的出现，那么二元对立的语体定律就会坍塌；施之于港台两地的语体语法，如果港台的正式体比大陆更成熟，那么语体三分的机制就会受到挑战；施之于英法语言，如果没有正式和非正式词语的语法对立，语体语法是语法而非修辞的理论就要重建。<sup>②</sup>凡此种种，都是理论建构中原理的可操作性和可证伪性的必须，也都是这两个理论体系的共同之点。

显而易见，无论“韵律语法”还是“语体语法”，尽管其研究对象有所不同（前

<sup>①</sup> 这里的“元始”意为“最小、最基本的单元”。读者不要和“原始”(=最开始)的概念相混同。换言之，元始是分析性的概念，原始是历史性的概念，二者需从理论和概念上区分开来。

<sup>②</sup> 冯胜利(2014、2015b)给出的例子是：

- |                               |  |
|-------------------------------|--|
| a. John give them a painting. | a'. *John donated the museum a painting. |
| b. Bill told them the story.  | b'. *Bill reported them the story.       |
| c. Sue built us the house.    | c'. *Sue constructed us the house.       |

为什么 dative rule 在 Native/Latinate 上有合法与否的区别呢？结论是：不同的语体使用着不同的语法 (Stylistic-Register Grammar, 参见 Feng and Vihari, 2016)

者是长短、轻重等韵律规则制约的句法；后者是正俗、雅典等语体规则控制的句法），但如上所示，其机制与原理均有相关甚至相同者。要言之，体系的“派生性（derivability）”与现象的“发现力（discoverability）”，既可以看作两种语法体系的共同点，又可看作“体系”所以成“体”有“系”的基础。

## 参考文献：

- 蔡维天，2013. 从生成语法看汉语蒙受结构的源起[A]. 吴福祥、邢向东主编.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六）[C].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曹剑芬，2002. 汉语声调与语调的关系[J]. 中国语文（3）：195-202.
- 曹文，2007. 赵元任先生对汉语语调研究的贡献[J]. 世界汉语教学（4）：75-85.
- 陈平，1987. 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J]. 中国语文（2）：81-92.
- 邓思颖，2002. 粤语句末助词的不对称分布[J]. 中国语文研究（2）：75-84.
- 端木三，2016. 音步和重音[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方晓燕，2003. 广州方言句末语气词[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冯胜利，1997. 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冯胜利，1998. 论汉语的自然音步[J]. 中国语文（1）：40-47.
- 冯胜利，2000. 汉语韵律句法学（增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冯胜利，2001. 论汉语词的多维性[J]. 当代语言学（3）：161-174.
- 冯胜利，2010a. 论语体的机制及其语法功能[J]. 中国语文（5）：400-412.
- 冯胜利，2010b. 论韵律文体学的基本原理[J]. 当代修辞学（1）：25-36.
- 冯胜利，2012. 语体语法：“形式—功能对应律”的语言探索[J]. 当代修辞学（6）：3-12.
- 冯胜利，2013a. 汉语的核心重音[J]. 中国语学（260）：6-24.
- 冯胜利，2013b. 声调、语气与语力短语——汉语语气词的性质与来源（*Tone, Intonation and Forcep: The Origin of Sentence-Final Particle in Chinese*）[C]. 汉语句末助词的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香港.
- 冯胜利，2014. 论元结构与语体语法——兼谈英文中“本土语与格”与“拉丁语与格”之间语体语法的对立[R]. 第十八届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大会报告，澳门.
- 冯胜利，2015a. 声调、语调与汉语的句末语气[A]. 语言学论丛（第51辑）[C].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冯胜利，2015b. 语体语法的逻辑体系及语体特征的鉴定[A]. 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第4辑）[C]. 北京：商务印书馆.
- 郭锡良，1989. 先秦语气词新探（二）[J]. 古汉语研究（1）：74-82.
- 贺阳，1992. 试论汉语书面语的语气系统[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5）：59-66.

- 谢明扬, 1987. 北京话初探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胡敏瑞, 2014. 《老子》诸本的句末语气词 [A]. 语言学论丛 (第 50 辑)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黄梅, 2008. 现代汉语嵌偶单音词的句法分析及其理论意义 [D].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 黄梅、冯胜利, 2009. 嵌偶单音词句法分布分析——嵌偶单音词最常见于状语探因 [J]. 中国语文 (1): 32-44.
- 蒋松, 1992. 北京话的语气词和语调 [J]. 中国语文 (2): 113-123.
- 李艳惠、冯胜利, 2013. 论狭域焦点的韵律偏差性 [C]. 汉语韵律语法讨论会, 香港.
- 李艳惠、冯胜利, 2015. “一”字省略的韵律条件 [J]. 语言科学 (1): 1-12.
- 李佐丰, 2013. 在上古汉语中虚词“也”的产生和使用 [C]. 上古汉语语法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
- 林茂灿, 2006. 疑问和陈述语气与边界调 [J]. 中国语文 (4): 364-376.
- 林茂灿、颜景助, 1980. 北京话轻声的声学性质 [J]. 方言 (3): 166-178.
- 林焘, 1990. 语音探索集稿 [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铃木直治, 1994. 中国古代语法の研究 [M]. 东京: 汲古书院.
- 葛继伦, 2006. 汉语命令句的语调特点 [C]. 第七届中国音声学学术会议论文, 北京.
- 陆俭明, 2003.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吕叔湘, 1958. 文言虚字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马建忠, 1983. 马氏文通 (重印本)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马秋武, 2014. 汉语语调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J]. 当代外语研究 (1): 6-11.
- 马秋武, 2015. 什么是音系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麦耘, 1993. 广州话“sin”再分析 [M]. 广州话研究与教学.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 梅祖麟, 1977. 中古汉语的声调与上声的起源 [A]. 中国语言学论集 [C]. 台北: 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 潘允中, 1982. 汉语语法史纲要 [M]. 郑州: 中州书画社.
- 蒲立本 (E. G. Pulleyblank), 1999. 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 [M]. 潘悟云、徐文堪译. 北京: 中华书局.
- 曲辰, 2001. 试论生成音系学对早期音位学理论的批判与继承 [J]. 外语学刊 (2): 73-77.
- 瞿霭堂, 2013. 声调的发生和聚合 [J]. 东方语言学 (1): 1-3.
- 沈炯, 1985. 北京话声调的音域和语调 [A]. 林焘、王理嘉编. 北京语音实验录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沈炯, 1992. 汉语语调模型刍议 [J]. 语文研究 (4): 16-24.
- 沈炯, 1998. 汉语语调分类和标记方法试说 [J]. 语言文字应用 (1): 104-106.
- 松浦友久, 1995. 节奏的美学 [M]. 石观海等译.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 王洪君, 1999. 汉语非线性音系学: 汉语的音系格局与单字音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力, 1980. 汉语史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
- 王丽娟, 2008. 从韵律看介词的分布及长度 [J]. 语言科学 (3): 300-307.
- 王永娜, 2010. 现代汉语书面正式语体句式及庄重等级 [D].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 王志洁、冯胜利, 2006. 声调对比法与北京话双音组的重音类型 [J]. 语言科学, 5 (1): 3-22.
- 吴宗济, 1982. 普通话语句中的声调变化 [J]. 中国语文 (6): 439-449.
- 吴宗济、赵新那编, 2002.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杨永龙, 2000. 先秦汉语语气词同现的结构层次 [J]. 古汉语研究 (4): 23-29.
- 殷晓杰, 2015. 单音词“嵌偶化”刍议 [J]. 语言暨语言学. 待刊.
- 张振林, 1982. 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语气词 [J]. 古文字研究 (7): 289-306.
- 赵元任, 1922. 中国言语音调底实验研究法 [J]. 科学, 7 (9). 另见吴宗济、赵新那 (2002: 27-36).
- 赵元任, 1924. 语音的物理成素 [J]. 科学, 9 (5). 另见吴宗济、赵新那 (2002: 103-112).
- 赵元任, 1926. 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 [J]. 清华学报, 3 (2). 另见吴宗济、赵新那 (2002: 133-176).
- 赵元任, 1929. 北平语调的研究, 《最后五分钟》附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另见吴宗济、赵新那 (2002: 253-272).
- 赵元任, 1935. 国语语调 (讲演) [J]. 国语周刊 (214). 另见吴宗济、赵新那 (2002: 426-434).
- 赵元任, 1980/1959. 语言问题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台北: 台湾大学.
- 赵元任, 1991. 汉语地名声调的社会政治色彩 [J]. 钱晋华译. 语文论集 (4): 1-4.
- 郑叔中, 1995. 汉语句尾疑问助词和被动语态演变的研究 [J]. 复旦学报 (2): 53-64.
- 郑张尚芳, 2012. 郑张尚芳语言学论文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 Alleton, V. 1981. Final Particles and Expressions of Modality in Modern Chinese [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9.1: 91-114.
- Baker, Mark C. 1988. *Incorporation: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Changing*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hr, Wolfgang. 2011.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he Dating of the Lunyu: Mythological Notes and Future Prospect* [C]. The Conference *The Lunyu: A Western Han Text?*. Princeton.
- Bolinger, D. 1951. Intonation Levels versus Configurations [J]. *Word*, 7: 199-200.
- Brazil, Coulthard. 1975. *Discourse Intonation*.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English Language Research*.
- Brazil, David, Malcolm Coulthart, and Catherine Johns. 1980. *Discourse Intonation and Language Teaching* [M]. Harlow: Longman.
- Chan, M. 2002. Chinese: Gender-Related Use of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antonese [A]. In M. Hellinger and H. Bussman (eds.), *Gender across Languages: The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and Me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2:57-72.
- Chao, Yuen-Ren. 1932. *A Preliminary Study of English Intonation and Its Chinese Equivalents* [M]. 《史语所集刊》外编《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 Pp. 104-156. 又, 吴宗济节译见吴宗济、赵新那 (2002: 718-733).

- Chao, Yuen-Ren.** 1933. *Tone and Intonation in Chinese* (中国字调跟语调) [M].《史语所集刊》第4本第3部分. 又, 陈保亚中译 (1992: 102-116)《汉语的字调跟语调》, 载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与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胡明扬中译 (1996: 848-866)《中国字调跟语调》, 载于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陈译另见吴宗济、赵新那 (2002: 734-749).
- Chao, Yuen-Ren.** 1947. *A Cantonese Primer*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ao, Yuen-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g, L. L. S.** 1991. On the Typology of Wh-Questions [D]. Cambridge: MIT Dissertation.
- Cheung, K.** 1986. The Phonology of Present-Day Cantonese [D].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Dissertation.
- Cheung, S. H.** 1972. *A Grammar of Cantonese Spoken in Hong Kong* (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ilds, G. Tucker.** 2003. *An Introduction to African* [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Chomsky, Noam and Morris Halle.** 1968/1991.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hu, C. C.** 2002. Relevance Theory, Discourse Markers and the Mandarin Utterance-Final Particle a/ya [J].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7.1: 1-42.
- Cinque, G.** 1993. A Null Theory of Phrase and Compound Stress [J]. *Linguistic Inquiry*, 24: 239-297.
- Cinque, G.** 1999. *Adverbs and Functional Heads, a Cross-Linguistic Approach* [M]. New York: OUP USA.
- Cloarec-Heiss, France.** 1995. Le Banda-Linda [A]. In Raymond Boyd (ed.), *Le Système Verbal Dans Les Langues Oubangiennes* [C]. München and Newcastle: Lincom Europa. Pp. 81-109.
- Couper-Kuhlen, Elizabeth.** 1986.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Prosody* [M]. Forschung and Studium Anglistik, London: Edward Arnold.
- Cruttden, A.** 1997. *Intonation* [M].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ystal, D.** 1969. *Prosodic Systems and Intonation in Englis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ystal, D.** 1975. Prosodic Features and Linguistic Theory [J]. *The English Tone of Voice*. London: Edward Arnold.
- Crystal, D. and R. Quirk.** 1964. *Systems of Prosodic and Paralinguistic Features in English* [M]. The Hague: Mouton.
- Deng, D., Feng Shi, and Shengli Feng.** 2008. 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Prosody Restrained Syntax [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6.2:195-210.
- Duanmu, San.** 2007. *The Phonology of Standard Chinese* [M].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anmu, San.** 2012. Word-Length Preferences in Chinese: A Corpus Study [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1.1: 89-114.
- Duanmu, San.** 2014. Syllable Structure and Stress [A]. In C.-T. James Huang, Audrey Li, and Andrew Simpson (eds.),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C]. MA: Wiley-Blackwell. Pp. 422-442.
- Fabb, N.** 1992. Reduplication and Object Movement in Ewe and Fon [J]. *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3.1:1-39.

- Feng, Shengli. 1991. Prosodic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Changes in Chinese [J]. *The PENN Review of Linguistics*, 15: 21-35.
- Feng, Shengli. 1995. Prosodic Structure and Prosodically Constrained Syntax in Chinese [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issertation.
- Feng, Shengli. 2003. Prosodically Constrained Postverbal PPs in Mandarin Chinese [J]. *Linguistics*, 6:1085-1122.
- Feng, Shengli and Jan Viban. 2016.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for Tripartite Division of Formal, Informal, and Elevated Registers: The Airs, the Elegantiae, and the Eulogia of the *Odes* [A]. In Barbara Meisterernst (ed.), *New Aspects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C]. Wiesbaden: Harrassowitz.
- Fung, R.S.-Y. 2000. Final Particles in Standard Cantonese: Semantic Extension and Pragmatic Inference [D].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Garding, E. 1987. Speech Act and Tonal Pattern in Standard Chinese: Constancy and Variation [J]. *Phonetica*, 44(1):13-29.
- Goldsmith, Jone A. 1981. English as a Tone Language [A]. In Didier L. Goyvaerts, and Alan C. L. Yu. Malden (eds.), *Phonology in the 1980's* [C]. MA: Wiley-Blackwell. Pp. 164-196.
- Halle, Morris and Samuel Jay Keyser. 1971. *English Stress: Its Form, Its Growth, and Its Role in Verse* [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Hayes, B. 1995. *Metrical Stress Theory: Principles and Case Studies*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irst, D. J. and A. Di Cristo (ed.). 1998. *Intonation Systems: A Survey of Twenty Languag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C.-T. James. 2009. Lexical Decomposition, Silent Categories, and the Localizer Phrase [J]. *Essays on Linguistics* (语言学论丛), 39:86-122.
- Huang, C.-T. James. 2014. On Syntactic Analyticity and Parametric Theory [A]. In Audrey Li, Andrew Simpson, and Dylan Tsai (eds.), *Chinese Syntax in a Cross Linguistic Perspective* [C]. Oxford i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nstowicz, Michael. 1994. *Phonology in Generative Grammar* [M]. Oxford: Blackwell.
- Kirsner, R. and V. Van Heuven. 1996. Boundary Tones and the Semantics of the Dutch Final Particles *He*, *Hoor*, *Zeg* and *Joh* [A]. In C. Cremers and Dikken, M. Den (eds.), *Linguistics in the Netherland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133-146.
- Kirsner, R., V. Van Heuven and R. Van Bezooijen. 1994. Interaction of Particle and Prosod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Factual Dutch Sentences [A]. In R. Bok-Bennema and C. Cremers (eds.), *Linguistics in the Netherland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107-118.
- Kratochvil, P. 1968. *The Chinese Language Today* [M].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 Kwok, H. 1984. *Sentence Particles in Cantonese* [M]. Hong Kong: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 Ladd, Robert. 1978. *The Structure of Intonational Meaning*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Law, S. 1990. *The Syntax and Phonology of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D]. Boston: Bosto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Law, Y. K. A. 2004.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antonese* [D].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Dissertation.
- Lee, W. R. 1956. English Intonation: A New Approach [J]. *Lingua*, 5:345-371.
- Li, Zhiqiang. 2000. Tonal Structure of Yes-No Questions in Chaha (有关音段和超音段不同语音属性在C位上的相互转换) [A]. In Ora Matushansky, Albert Costa, Javier Martin-Gonzalez, Lance Nathan, and Adam Szczegieliak (eds.),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C], 40:123-136.
- Lian, A-P. 1980. *Intonation Patterns of French* [M]. Melbourne: River Seine Publications.
- Liberman, M. 1975. *The Intonational System of English* [D]. Cambridge: MIT Dissertation.
- Liberman, M. and Prince A. 1977. On Stress and Linguistic Rhythm [J]. *Linguistic Inquiry*, 8:249-336.
- Matthews. P. H. 2007.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tthews, S. and Virginia Yip. 1994.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M]. London: Routledge.
- McCawley, J. 1968. *The Phonological Component of a Grammar of Japanese* [M]. The Hague: Mouton.
- McCawley, J. 1978. What Is a Tone Language? [A]. In V. Fromkin (ed.), *Tone: A Linguistic Survey*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113-131.
- Odden, D. 1995. Tone: African Languages [A]. In J. Goldsmith (ed.), *The Handbook of Phonological Theory* [C].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p. 444-475.
- Perrine, Laurence. 1963. *Sound and Sense: An Introduction to Poetry*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 Pierrehumbert, J. 1980. *The Phonology and Phonetics of English Intonation* [D]. Cambridge: MIT Dissertation. Published by Indiana Linguistics Club 1987.
- Pierrehumbert, J. and J. Hirschberg. 1990. The Meaning of Intonational Contour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scourse [A]. In P. Cohen, J. Morgan, and M. Pollack (eds.), *Intentions in Communication* [C].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271-312.
- Pike, K. L. 1945. *The Intona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Qu, Chen. 2013. *Representation and Acquisition of the Tonal System of Mandarin Chinese* [D]. Montréal: McGil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Richards, Norvin. 2010. *Uttering Trees*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Rizzi, Luigi.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J]. *Elements of Grammar*, 281-337.
- Roach, Peter. 2009. *English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M]. 4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ack, Katrina. 2000. Comparison of Intonation Patterns in Mandarin and English for a Particular Speaker [J].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Working Papers in the Language Sciences, Spring*, 1:24-55.
- Schubiger, M. 1965. English Intonation and German Modal Particles: A Comparative Study [J]. *Phonetica*, 12:65-84.

- Shyu, Shu-ing. 2010. Focus Interpretation of *zhi* 'only' Associated Arguments in Mandarin Triadic Constructions [J]. *Linguistics*, 48.3:671-716.
- Simpson, Andrew. 2014.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A]. In C.-T. James Huang, Andrew Simpson, and Audrey Li (eds.),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C]. MA: Wiley-Blackwell.
- Sybesma, Rint and Boya Li. 2007. The Dissection and Structural Mapping of Cantones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J]. *Lingua*, 117:1739-1783.
- Wakefield, John. 2010. The English Equivalents of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D].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Wang, Feng (汪峰). 2006. Rethinking the \*-s Hypothesis for Chinese *qusheng* Tone [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4.1:1-24.
- Wells, J. C. 2006. *English Intonation: An Introdu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oo, N. 1969. Prosody and Phonology [D]. Cambridge: MIT Doctoral Dissertation.
- Xu, Dan (徐丹). 2006. *Typological Change in Chinese Syntax*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u, S. C. 1980. Sentential Connotations in Cantonese [J]. *Dialect (方言)*, 1:35-51.
- Yip, Moria. 2002. *Ton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ip, Virginia and Steven Matthews. 2000. *Basic Cantonese: A Grammar and Workbook* [M]. London: Routledge.
- Yiu, C. 2001. Cantonese Final Particles 'lei', 'zyu' and 'laa': An Aspectual Study [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Phil Thesis.
- Zec, D. and S. Inkelas. 1990. Prosodically Constrained Syntax [A]. In *The Phonology-Syntax Connection* [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Zubizarreta, M. L. 1998. *Prosody, Focus and Word Order* [M]. Cambridge: MIT Press.
- Zwart, C. J. W. 1993. Dutch Syntax: A Minimalist Approach [D]. Groningen: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Dissertation.